

續

禮

記

集

說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運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_{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鄭氏康成曰言人兼此氣性二者_{孔疏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氣鬼神}
_{之會五行之秀是性}

陳氏澥曰天地鬼神五行皆陰陽也德指寔理言交指變合言會妙合而凝也形生神發皆其秀而最靈者故曰五行之秀氣

徐氏師曾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
品彙之根柢此天地之實理而爲生人之本也理一
而已動而爲陽陽變交陰靜而生陰陰合交陽此實
理之流行而爲生人之機也由是二氣凝聚陰靈爲
鬼聚而成魄陽靈爲神聚而成魂此實理之凝成而
人道于是乎生矣形生而四肢百骸无有偏塞五行
之質之秀也神發而聰明睿知無有駁雜五行之氣
之秀也此實理之全具而人之所以靈于物也

董氏應暘曰天地之德人得是理以成性下三句人
得是氣以成形而理卽具焉陰陽之交體未成時鬼

神之會形已成者五行之秀形生而神發矣形生是陰神發是陽

姚氏際恆曰此本體做易繫辭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及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爲說展轉附益更流異端後來二氏之徒多竊其旨如宋道士陳搏之太極圖朱儒之圖說是也其一圖分黑白者也陰陽也一圖土居中水金居右火木居左五行也以畫鈎連下一圖者朱仲晦曰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无間也下二圖者成男成女也萬物化生也朱又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則所謂人道者于是乎在矣 太極圖竊其旨也
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卽此天地之德之說也曰太極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卽此陰陽之交之說也曰分陰分陽兩儀
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五行一陰陽也卽此五行之說也曰無極之眞二
五之生卽此鬼神之會之說也曰惟人也得其秀而
最靈行旣生矣神發智矣卽此五行之秀氣之說也
是圖說竊其旨也至若西銘曰聖其合德亦卽此人
者天地之德之說也曰賢其秀也亦卽此五行之秀

氣之說也大抵禮運爲道家的脉魏伯陽見陳搏以後陳搏以道家而闡發之宋儒以儒家而陰托之惑世滋甚乃有無識之士謂禮運眞聖賢之遺言漢儒所不能道蓋以其言之有合于宋儒也不知宋儒正從此出耳朱氏軾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德卽理也此理不獨人有人之所異于物者其受氣獨清故耳陰陽氣也五行分陰陽亦各具一陰陽鬼神者二氣之屈伸以二氣言陰鬼也陽神也以一氣言氣之至爲神其返爲鬼祭義所言體魂魄氣就人身上鬼神說此經則止言屈伸之氣耳

姜氏兆錫曰天地之德以實理而言卽通書所謂無極之眞也陰陽鬼神五行皆氣也語其氣之本然謂之陰陽語其氣之成能謂之鬼神語其氣之成質謂之五行卽所謂二五之精也申是交感會聚則所謂眞精妙合而得其秀而最靈者于是乎在矣此人之所以爲人而天地之性莫貴于是也蓋人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爲形此天命之本體而中和位育之所由以具者故承前段推本言之而以下各段皆發端于此石梁王氏嘗稱此語爲最粹其亦有旨于斯與

方氏苞曰健順之性秉于繼善之初所謂天地之德也然必陰陽交感而後萬物化生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謂鬼神之會具五性之全而能通故知爲五行秀氣之所疑而超然異於羣生也

李氏光坡曰此推本情之得于天地鬼神也天地之德以性言陰陽之交以精言鬼神之會以神言五行之秀氣以氣言也言神氣在精後者所謂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

竅若帶反
播彼佐反

吳氏澄曰天有日月星辰日明於晝而生月星明乎
夜而麗辰皆縣象于天以照地之形于下也地有水
火土石山者土石之起而藏火川者土石之陷而行
水皆開竅于地以通天之氣於上月有盈闕非如日
星之一定故別言之布五行之十千于四時之十二
支則爲六十其全數也三十者六十之中半中半則
和和則生月卽日星山川以顯陰陽月之盈闕卽鬼
神之屈伸也

姚氏舜牧曰五行生數自一至五合之得十五故盈
闕皆以三五爲期

湯氏道衡曰盈者闕之始闕者盈之始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必三五者播五行于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陸農師曰垂陽也竅陰也播陰陽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陰陽冲氣也五行是矣三然後有中五然後有中和中之所生也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言陰陽中而爲五行五行播而爲四時四時和而十有二月生焉月以盈闕爲節故皆以三五按陸氏於記文三五之說推其本于老子較鄭爲確矣今更詳之記文之三五蓋謂播

五行於四時天三生木而播于春地二生火而播于
夏一五也地四生金而播于秋天一生水而播于冬
一五也天五生土而播于四時之間一五也三五成
十五之數也此四時之所以定也所播者既和而十
有二月生焉以一月言之月之盈闕一如其數此十
二月之所以定也故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寔則其
所謂三者本老子道生三之說也所謂五者本老子
三生萬物冲氣以爲和之說也所以曰播五行于四
時和而後月生也易惟言陰陽生萬物此云三生萬
物蓋以有三斯有中冲氣卽中有中斯育五行乃中

和之妙用也不言四五者既從省文又藏五行于三之中而不露也其本老子蓋如此 又東漢魏伯陽作參同契本此三五爲說參同契古本原有二圖見道藏今世行本爲人刪去其圖卽宋儒所傳之陳搏太極圖蓋陳搏竊之者其分黑白爲陰陽者乃水火匡廓圖也水火卽坎離也朱仲晦曰參同以坎離爲藥餘者爲火候土中水金右火木左以畫鈎連下一圖者乃三五至精圖也三五者子水數一午火數二是爲三戊己土數五是爲五與此又微不同 又唐清涼國師華嚴疏序解曰天地未分謂之一氣天地始分卽有五運形質已具謂之

太極轉變五氣遂成五會其說亦本此

圖說五氣唐
與此同

圭峰禪師圓覺疏講易四德曰惟此四故是五行故其以五行列四時之先亦本此故曰二氏之徒多竊其旨也

李氏光坡曰日月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月星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如雷風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聽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矣五行播

于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
陽氣會于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
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
天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曰月以爲量
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
孕

朱氏軾曰天秉陽垂日星以照于下地秉陰竅山川
以通於上陰陽交會而五行播乎其中爲春夏秋冬
四時春時寅卯辰用事爲木夏時巳午未用事爲火
秋時申酉戌用事爲金冬時亥子丑用事爲水而土

寄生于四季自寅迄丑十二辰爲十二月月各三十日而歲功成焉向非陰陽協而五行調何以十二辰各順其序而劃然爲三旬之十二月故曰和而后月生也生成也月卽十二月之月也一辰三旬謂之月者何月月也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六五而周天故三十日爲一月而所以三五盈闕者月以陰配日之陽而受明于日日行疾十二時而周天故十二時謂之日日之十于陰陽各五十二支陰陽各六而五又爲陽數六又爲陰數五與六比合周遍則二氣均故月得日之明而晦朔一周故曰是以三五而盈三五

而闕也

陸氏奎勳曰旣言春夏秋冬則十二月合朔次舍與夫六十干支無不該括故下文徑云和而后月生也姜氏兆錫曰垂日星在天成象也竅于山川在地成形也播宣和順也五行質具于地氣行于天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宣其用而四時以成四時和順日行循軌而月之生明生魄各以其期矣故望盈晦死而無朏肭之差也此及下節又承上文通言天地五行萬物散殊之理以見人道相爲終始之本也

方氏苞曰山下出泉風雲皆出于山故曰竅于山川

任氏啟運曰三五明成而明生又三五魄成而明生
故皆曰月生蓋天地之數河圖之中以十環五而洛
書縱橫斜列四圍皆得于五也

李氏光坡曰上言人得四者之全此則貫而一之推
明理氣交會生人生物之全體大用以見人得秀最
靈之實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

作揭其列五
還音旋下同

許氏慎曰竭負舉也

吳氏澄曰五行之動句總包下四者動運轉而不一

定也

陳氏澥曰已往者爲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爲將來者所本

徐氏師曾曰春木王夏火來竭之秋金王冬水來竭之此盛而彼衰是迭相竭也此五行各循其序動靜不同時生成不同方天地陰陽之分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春木之王乃夏火之本夏火之王乃秋金之本是還相爲本也此五行互爲其根動靜無二機生成無二理天地陰陽之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

姜氏兆錫曰動運竭終本始也言五行運於四時如冬竭而春來則春爲夏本春竭而夏來則夏又爲秋本已往者爲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爲方來者所本是五行四時十二月之屬迭相動而旋相爲本也

任氏啟運曰竭鄭曰負戴之意愚謂亦終禪之意蓋由前而觀則火所負戴而生我者木自後而觀則木禪火而木之氣亦終竭矣土生于火金生于土水生于金木生于水皆然所謂逝者如斯夫終則有始天行也

齊氏召南曰按水屬知土屬信自屬不易漢儒言五

行紛紛繆葛

李氏光坡曰鄭子太叔曰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聲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杜氏佑曰還宮之法先以本管爲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若黃鍾大呂大族之均爲宮皆用正律夾鍾之均爲宮四正聲一子聲黃鍾爲羽正聲長用子聲林鍾爲角子聲短仍用正聲姑洗之均爲宮四正聲一子聲大呂爲羽用子聲仲呂之均爲宮正聲三子聲二大黃鍾爲徵大族爲羽用子聲蕤賓

之均爲宮正聲三子聲二大呂爲徵夾鍾爲羽用子
聲林鍾之均爲宮正聲三子聲二大蕤爲徵姑洗爲
羽用子聲夷則之均爲宮正聲二子聲三夾鍾爲徵
仲呂爲羽黃鍾爲角用子聲南呂之均爲宮正聲二
子聲三姑洗爲徵蕤賓爲羽大呂爲角用子聲無射
之均爲宮正聲一子聲四仲呂爲徵黃鍾爲商林鍾
爲羽大蕤爲角俱用子聲應鍾之均爲宮正聲一子
聲四蕤賓爲徵大呂爲商夷則爲羽夾鍾爲角俱用
子聲凡子聲如正聲之半

蔡氏元定曰黃鍾九寸皆用九數九絲爲毫九毫爲

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黃鍾林鍾大蕤得全寸南宮
姑洗得全分應鍾蕤賓得全釐大呂夷則得全毫夾
鍾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
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終於十二
也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林鍾大
蕤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則五音具足蕤賓至仲呂六
律則取黃鍾至應鍾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
其聲視正聲稍高以非正律故不爲宮五音宮與商
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至角與徵羽與
宮相去乃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

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稍高謂之變宮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宮十二在羽聲後宮聲變徵十二在角聲後徵聲前共八十四聲若黃鍾宮起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調餘十一律旋宮是爲六十調

毛氏奇齡曰正生清由低而高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接七正環而至于高如宮調四上尺工六而繼以仞仕尺仞也清生正由高而低蕤賓仲呂姑洗夾鍾大簇接五清環而至于低如上四而下有六工尺三聲也推之七調皆然

姜氏兆錫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陽聲謂之六律陰聲謂之六呂黃鍾子大蕤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爲陽大呂丑夾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爲陰律法也呂助也皆候氣管名總言之皆爲律月令十二月皆稱律是也聲律之數以上下損益而成下生三分損一上生三分益一如黃鍾長九寸爲宮其下三分損一生林鍾長六寸爲徵林鍾長六寸爲徵其上三分益一生大蕤長八寸爲商餘放此宮者君主之義十二宮更迭爲主五聲皆然如黃鍾爲宮則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蕤爲商下生南

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若林鐘爲徵則上生大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餘並放此是五聲六律十二管之屬還相爲宮也

陸氏奎勳曰旋宮之法自虞迄殷正用六律其法必簡然不可考而知自漢迄晉有推爲六十律甚而衍至三百六十律有衍爲八十四聲者甚而精至一千八聲者其說雖存難于施用按周禮大司樂之文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以祭地元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饗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饗先祖

此六呂所以稱六同亦稱六間也卽國語伶州鳩所謂紀之以六然而第名六樂與旋宮之義無至之云
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于
地上之圓邱奏之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
呂爲羽夏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黃鍾爲宮大呂
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於宗廟之中奏之此以天
地人爲三宮卽伶州鳩所云紀之以三唐張文收宗
劉幾陽傑等皆指此爲還宮之法而其寔非也余謂
周禮所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者大指十二編鍾而
言以是爲金聲之用耳若竹音則下文自有孤竹絲

竹陰竹之管今禮運明云十二管還相爲宮而舊註
援引蓋先已解錯周禮也然則旋宮之法如何曰難
言之矣蔡氏律呂新書細玩之亦有未安今西河毛
氏樂錄謂聲止于九宮商角徵羽及宮清商清角清
徵清是也而羽無清音調止于七黃鍾大呂大簇夾
鍾姑洗仲呂蕤賓是也七調卽七律而林鍾後五律
不立調其五音加二變之音不依蔡氏新書以宮變
宮商角徵變羽爲序假如黃鍾爲宮則大呂爲變宮
不用大簇爲商夾鍾爲角姑洗爲徵中呂爲變徵不
用蕤賓爲羽林鍾爲宮清夷則爲變宮清不用南呂

爲商清無射爲角清應鍾爲徵清而又遇黃鍾爲本
調宮聲不用其次大呂爲宮則大族爲變宮不用夾
鍾爲商姑洗爲角中呂爲徵蕤賓爲變徵不用林鍾
爲羽夷則宮爲宮清大呂爲本調宮聲不用三則大
族爲宮四則夾鍾爲宮五則姑洗爲宮六則中呂爲
宮七則蕤賓爲宮而黃鍾已旋爲羽音至中呂爲徵
清而七調已畢其林鍾以下不復立調者蓋自黃鍾
至蕤賓而七聲已盡今欲以林鍾爲宮而林鍾之位
猶黃鍾也所謂隔八相生者此也黃鍾可再則亦云
黃鍾清而已且遞推之曰變宮清商清角清徵清而

已所謂制樂之法以聲以調聲雖有九而止于五聲
調雖有十二而止于七調此皆自然元音天地之定
數也毛氏又謂三分損益上生下生之法可以截管
不可以調樂則愚未之敢信蓋以爲律管長至九寸
而不推及于一尺七寸七分一釐四毫七絲此其所
以不可調樂也

任氏啟運曰舊說宮商角徵羽五音尊卑之次宮徵
商羽角五聲相生之次黃鍾于大呂丑大族寅夾鍾
卯姑洗辰仲呂已蕤賓午林鍾未夷則申南呂酉無
射戌應鍾亥十二管順序之次黃鍾一林鍾二大族

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
鍾十無射十一中呂十二十二管相生之次如第一
黃鍾宮則林鍾徵大簇商南呂羽姑洗角應鍾變宮
蕤賓變徵第二林鍾宮則大簇徵南呂商姑洗羽應
鍾角蕤賓變宮大呂變徵第三大簇宮以下遞以次
遷十二律各旋五聲則六十律各加二變則六十四
調按聲變羽下能生變宮之理則毛氏次變宮于正
宮下變徵于正徵下得之且黃鍾爲陽律之首不待
仲呂之生大呂爲陰呂之首不待蕤賓之生毛氏謂
黃鍾至尊周律得五清大呂得四清大簇夾鍾得三

清姑洗得一清然皆能補救以全其清仲呂周六律
蕤賓周五律皆無清林鍾下五律祇清聲耳故調止
于七則舊所云六十律六十四調皆虛談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

陳氏澔曰還相爲質如春三月以酸爲質夏三月以
苦爲質而六和皆相爲用也

姜氏兆錫曰酸苦辛鹹甘也加滑爲六和十二食十
二月所食也質亦本也如春三月以酸爲本質夏三
月以苦爲本質之類而六和皆因以相調是五味六
和十二食之屬旋相爲質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陳氏黼曰還相爲質如月令春衣青夏衣朱各主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間雜也

吳氏澄曰五色爲六章之十二衣所負戴則每衣各有青赤黃白黑還相爲十二衣之質而色之數亦各有六十

姚氏際恆曰以六和六章取配六律以十二食十二衣取配十二月十二管悉不經之說 月令四時中央衣食各別已屬不經况謂十二月有十二衣十二食乎莊子有正味正色之語此云還相爲質質卽正

義亦同莊子

李氏光坡曰五行氣之本也聲于氣最精味次之蓋聲臭皆有氣無形也色則章矣故先五行次聲次味次色也

朱氏軾曰竭揭也揭而在上也註訓負戴者凡轉運物負戴則在人上卽下文本主意如子丑頂甲乙木又頂壬癸水是也五聲五味五色先儒所論不一未知孰是姑從文正解五行爲句四時十二月謂四時之十二月也五行運于四時之十二月中迭爲本而用事也五聲以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羽屬

水遞轉于六律六呂之十二管中管白爲宮而眾音
以次相生管無定宮亦無定是還相爲宮也五味酸
屬木苦屬火甘屬土辛屬金鹹屬水五味施于六和
之十二食中或酸或鹹迭相爲主而以他味輔之也
五色青屬木赤屬火黃屬土白屬金黑屬水五色運
于六章之十二衣中爲繡爲纈或主青或主赤而以
他色輔之也五行迭運相爲終始此天地生生不息
之理也

姜氏兆錫曰五色青黃赤白黑也并天玄爲六章十
二衣亦謂十二月所衣也如春以青爲畫繒之質地

夏以赤爲畫繪之質地而六章皆因以相間是五色
六章十二衣之屬亦旋相爲質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
者也

朱子語類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如天道福善禍
淫善者人皆欲福之惡者人皆欲禍之 又曰教化
皆是人做故人爲天地之心

吳氏澄曰五行之性在兩間不可見人得以生而爲
仁義禮知信然後其端可見

徐氏師曾曰此結上文言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爲仁

義禮知之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是人性的性即天地之心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爲貌言視聽思之官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是人形即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於此見天地生物獨厚于人人爲至貴獨靈于物所當盡性踐形節欲以無負天地生養之意可也

湯氏三才曰前言德會交氣溯人所稟受造化是活的人是造化做就的此言心端則天地五行做不來的都要人做轉覺天地五行是定的人是活的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此言兼氣性之效也按西銘曰

天地之塞吾其體卽此五行之端之說也蓋以五行爲五氣又以鄭謂此爲氣之效故用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卽此天地之心之說也蓋以鄭謂此爲性之效故用孟子氣之帥也帥字其借吾儒以飾其異說者如此西銘如此宜乎正蒙以禮運爲禮之達也與 又曰此只說得人生成形賦性甘食悅色上半截事其下半截踐形盡性以及動心忍性之功全然遺卻所以爲異端之學看他下節又說入膚廓大話去便知

朱氏軾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得天地之心以爲性又

受五行之氣以爲形形具而口能食耳能聽目能視而後乃生于天地之間也然惟受氣有形不免奪于外物而失其本來之性聖人制爲禮以節性防淫使口不奪於味耳目不奪於聲色而後能復其性而無失天地之心下節聖人作則是也又按化生萬物莫非五行惟人得其秀故曰端端始也謂第一等靈秀之氣也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文而言人道之本然也天地之心以理言卽所謂天地之德也五行之端以氣言卽陰陽之交以下也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如天

道福善禍淫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
如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按朱子
說錯舉二條引而不盡大約爲人以天地之心爲心
也蓋天地之德者所性之全體而心乃所以具眾理
而應萬事者也則所謂性與德者豈二物哉學者詳
之

方氏苞曰天地生人界以形氣而不能使長育致其
相生相養之道者聖人也賦以性命而不能使順達
牖以可知可行之道者聖人也人能致中則天地位
猶心安而體舒也人作慝亂常則三辰爲之失次川

岳爲之不寧猶心病而形變也揆諸裁成輔相之實事驗以感應流通之實理則人爲天地之心昭昭然矣人有五常可以見五行之理有五臟可以驗五行之氣故曰五行之端言此以見人能明於天性而知自貴于物也

李氏光坡曰言心則萬物不過天地之四支百體耳言端則萬物不過五行之支流餘裔耳此明人全得天地之理以爲性也有味物有聲物有色物且食味而不能兼五味能聲而不能別五聲能色而不能被五色惟人也食五味別五聲被五色與生俱生是全

得天地之氣以爲形也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此飲食男女所以爲大欲而不可無以正之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柄本又作枋兵命反量去聲畜許又反下同

吳氏澄曰上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此言聖人制禮以治人亦取法于天地陰陽五行也

陳氏澹曰日星爲紀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所以紀時而作事

尹氏再泰曰每日星遷一度故曰日星器如易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之意

徐氏師曾曰徒如徒侶之相依上二者作則之要下皆事之則也九者備則體徵應之矣

朱氏軾曰天地爲本五句皆言禮義蓋此禮也義也精微本諸天地健順合乎陽陰權衡不紊者四時之運條理畢具者日星之布酌劑咸宜準諸月變化無方準諸鬼神終始不易準諸五行如是以爲禮義使人日由其中而耳目有所防心志日以斂久之而從風欲動雍熙有象休徵協應鳳皇儀而百獸舞唐虞

三代之盛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輿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董氏師讓曰萬物生息於天地之間以天地爲本則萬物雖多而無所逃爲善陽之類爲惡陰之類以陰陽爲端則物情大槩可見

朱氏軾曰舉備也物可舉謂萬物之理皆備也事有

守謂所司無曠職如山川五祀之各事其事也事可復有始有終如五行之迭運不窮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承上文以明聖人立極之道而因反復言之也守作制也則法也聖人制爲禮法也以爲本者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之德乃萬物所從出推本於此則物可舉以行也以爲端者爲陽剛陰柔陽舒陰肅之象乃萬物所見端求端于此則情可推而見也以爲柄者如春生夏長秋斂冬藏之屬執此爲權則大綱舉而事可勸以行也列從也以爲紀者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推此爲紀則細目

張而事可列而示也量爲程量之義如月令明堂太廟左个右个之類皆有程限不踰以爲量則功疏以通有如樹藝然也徒如徒侶相依之義凡上文郊社宗廟山川五祀之屬皆與政事相依以爲徒則事安以固有如據守然也質猶本質之義如洪範曲直從革炎上潤下稼穡之屬皆爲事物所本以爲質則事繼以增有如徃復然也以爲器者備禮義以成務如備器物以適用奉以不墜則事行有可考驗也以爲田者人情治而德成如田事治而養厚閑之不失則生人得所歸宿也以爲畜者四靈爲萬物之長本非

可參養而致擾之者而今狎至如家畜者然則其長
至其族蕃而萬物無不咸若可知矣而謂民生有不
順其飲食作息之情者哉凡此十條天地以下七者
歷推法象之本禮義人情二者切指道教之實四靈
一者則極明功化之神也奧室奧也由猶自也 張
子曰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
天治人與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餘不
足治矣石梁王氏曰四靈以爲畜衍至此無意味陳
註曰其長至則其屬皆至有可用之以充庖厨者矣
愚按聖人在上語其心雖安百姓猶病然其化非至

於萬物各得其所不以爲足也四靈爲畜卽虞書所謂疇若予鳥獸草木上下而飲食有由卽所謂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于我者豈若王氏陳氏之見乎且其以長至族繁爲可供食徒因下文不浚不獮不狘爲之詞耳而人情不失句將何以解其失亦不待辨矣

方氏苞曰朱軾曰物可舉謂萬物之理皆備也貪欲無藝無限極矣功有限極則人樂趨而事不匱矣冠婚喪祭朝聘會盟帥田學校無事不以鬼神臨之所以使人敬慎鄭重守之而不敢過越也注義與四時

爲柄同非也蓋四時之政令皆以五行之理爲質幹而依之以生故百物息執之應天時順逆之徵其事一一可復也周於禮義而後爲成人一行虧則如器之敗闕而不可掩矣故曰行事有考也生民之初人情蒙塞所知者情欲利害而已聖人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然後天地萬物之理五常百行之義莫不函藉于方寸中猶奧區之毓百物也人以爲奧者有聖人之教然後知其爲奧而自墾治也

李氏光坡曰此推明聖人參于天地並於鬼神以治

政之詳也以天地爲本者順帝則奉無私舉者不遺一物也以陰陽爲端者仁義時措溫肅以一聖人之類灼然明信故可睹也此二者聖人內心之事也四時爲柄日星爲紀月以爲量呂氏月令其事類蒞業也功之有就者鬼神以爲徒卽前章殺地以下諸事降命有常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者卽下用水火金木必時今歲周而來歲始故可復也考成也凡言事者皆修十義講信修睦之事也人以爲奧者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辟害性則人皆有宿道向方之所如室之有奧也由用也飲食有由善哉禮始于飲食

其效至于飲食有由蓋四靈出世則鳥獸魚鼈咸若
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可無憾成效之極何
以加茲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
淦鳳以爲畜故鳥不獠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
故人情不失獠陸云喬又作獠家語獠作獠或作獠

陳氏澔曰鮪魚之大者龜能前知人有所決以知可
否故不失其情之正

姚氏際恆曰此亦依倣易文言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爲說然

彼亦祇言與合此言爲本爲端爲柄爲紀爲量爲徒
更執滯難通矣禮義以爲器亦是視禮義爲在外之
物非由內出與告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
桮之說同以天地爲本以下復釋上文又全屬空衍
無義味皆所謂膚廓大話也麟鳳龍何從而畜更迂
誕

姜氏兆錫曰魚獨言鮪者舉大爲例也驚散曰淦驚
飛曰猶驚走曰狝三靈馴擾則其類皆從故不驚也
龜能前知尤聖人所寶故特明之此上六節爲第六
段推言天人始終之道以見聖人制禮作則之本末

也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一終

浙江書局重刊

郭學樂校

孫祖燕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運

故先王秉耒耨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瘞於例反繒如字

吳氏澄曰此節禮達于上下節禮達于下

朱氏軾曰此與下節一意制度卽祭祀之制度國有禮謂此祭祀之禮達于下也官有御事有職卽下節三公三老在朝在學之意禮有序謂禮行于天下也舊註專重耒耨文正公謂此爲達於上下節爲達于

下俱未得解

姜氏兆錫曰此下三節爲第七段承上聖人作則之意而指祭禮以明其實也列陳瘞埋繒幣也祭法瘞埋于泰折是也或曰繒之言贈埋幣以贈神也宣揚也蓋先王重祭故定期于蒼龜而陳禮文設制度如此是以國得其禮官得其治事得其職禮得其序也方氏曰秉蒼龜以決禮之疑列祭祀以致禮之敬瘞繒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以通禮之情設制度以修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繼言國有禮也建國必設官設官以治事治事以行禮故其次如

此愚按設制度以上指祭禮而言以下猶治國如視諸掌之意皆自國有禮而遞推之也

李氏光坡曰此申人情不失之意祭有升禋有瘞埋止言瘞繒疑有脫禮設制度謂五禮制度有當設造宜加諸卜者故國有禮如卜立君卜大封之等官有御則卜間龜蔡氏其契之等其方卜也觀事之大小則命龜貞龜各有其職其既卜也則君占體大夫占色之等各有其序也聖語周密驟而言四靈爲疑其恍象也故舉四物以明之言龜使人情不失爲疑其過譽也故舉先王以信之傳所謂辭煩而不殺者正

也朱子謂聖言盛水不漏者此也石梁王氏好作狂悖且云何所無龜夫周官爾雅龜有六屬十等彼稱所在皆龜是指何龜乎謾矣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儋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陳氏澥曰郊社五禘皆使禮教之四達宗祝三公三老無非明禮教以淑天下而君居巫史瞽侑之中此

心無爲守其至正則人君之自以禮自防示教於天下也

郝氏敬曰禮不止祭而神道設教則易達然而主之者君心也

邱氏蔡曰在朝稱公在鄉稱老柯氏曰致仕之公孤六卿則三老也

姚氏際恆曰宗廟委之宗祝朝廷委之三公學校委之三老前巫後史禱祠紛若卜筮瞽侑尊信鬼神王居于中其心無爲以守至正畫出一清淨黃老面目來吁王道豈如是乎孔子言舜無爲而治非言心無

爲也老莊之學只是心無爲後來釋氏又將此心看成空空洞洞本來無一物墮入涅槃中去謂之形滅神存則更幽渺矣又太極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卽此中正改爲主靜而增以仁義朱氏軾曰天位乎上而覆物本至尊也郊以尊之使人知王者猶稱臣于天而后天之尊定而人達於尊卑之禮矣地出財其利民無窮也社之祭也所以明地之有利於人而不可不報斯人達乎施報之禮矣孝者仁之本祖廟之祭所以示民爲仁之本而使達于親疏之禮也賓賓也禮莫嚴于賓主然皆主有求

于賓山川之材可供興作故沈埋望祀以賓禮其鬼神使人達於興作之禮也莫非制度而飲食居處出入往來爲百事之本故祭五祀使人達于制度之禮也禮達于下而百官効職庶績咸熙王者端拱垂裳而天下治矣中心者心至虛至明無偏無倚也存之內者中持之外者正正卽中也無爲猶論語贊舜夫何爲中心守正恭己正南面也

陸氏奎勳曰侑爲四輔集說本諸鄭註然四輔豈合序瞽下當依嚴陵方氏作侑食之官

姜氏兆錫曰定猶正也天位易言天位乎上是也列

猶表也地利孝經言因地之利是也本謂推本乎此也本仁者仁之實在乎事親也賓賓之也言天子上祀皇天而天位正矣下祀后土而地利著矣中祀祖先而仁教達矣而且祭山川而賓禮乎鬼神祭五祀而推隆乎事物凡皆使禮教四達以盡人道也而王於此廟有宗祀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巫主弔臨而居前史書言動而居後卜筮瞽侑四者或審災祥或辨聲樂或贊威儀而居左右王居其中此心何爲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此又因言人君以禮自防而示教於天下之實亦上文國有禮以下之意也

陳註曰天子致尊天之禮則天下知尊君之禮故
謂之定天位石梁王氏曰祭祀方用巫有事方問卜
筮謂在左右非也愚按祀社言列地利而祀帝則言
定天位者天尊也地親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
言所利天但見其凝然靜正于上而已惟天位定故
百神受職猶地利列故百貨可極以下節推之可見
如陳註定天位之說雖託于事君如事天之義然謂
先王緣是設禮則是一團作用而聖人繼天立極之
本意或幾于息矣是非特文義之病而已學者可不
慎哉皆在左右蓋亦不離左右之意不必泥也

方氏苞曰堯命羲和曰敬授人時又曰允釐百工庶
績咸熙蓋四民之術業百官之職事皆順四時以興
作故凡有法度必降命于四郊五帝之祀以凡事皆
本于天時也

李氏光坡曰斯言要矣二帝三王之所以異于後世
者達與不達而已蓋制禮非難達而行之使下信其
有常之爲難使下信之已難而人君躬行于上使下
則以自治事以自顯之尤難此先王之患也又曰山
澤通氣往來屈伸之最著故以鬼神言之其實郊社
諸祀皆是儼鬼神也事及時當行之事也上文因祭

無常而推其有事故先殺以降命而後及聖人之治
政此則詳聖人本情作則之事而後及其達禮于下
以示民有常也宗祝在廟八句則又申明人君立于
無過之地以爲達禮之本猶大程子所云命老成賢
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德義又云擇
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
治體之意也心無爲以守至正者猶伊川程子云人
生日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
心無非辟之干所謂無爲也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
德性所謂守至正也非謂冥目端坐如釋子入定然

也

故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
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
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陳氏澂曰百神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百貨可極謂
地不受寶物無遺利正法則謂貴賤各有制度無敢
僭踰聖王精禋感格其效如此

吳氏澄曰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禮也定天位列地利
備鬼神本仁本事義也行其禮而不知其義者有之
未有知其義而不能行其禮者也祖廟句下當脫禮

行於山川而報功德焉句

徐氏師曾曰以其事而言報德酬功因其當然之禮而爲之修飾凡衆之動得其宜矣以其文而言謹始慎終合其自然之序而爲之府藏無一往不在其中也 又曰自秉耨耰至此因列于鬼神而申言之黃氏乾行曰上言先王達於下此乃言禮達而天下從之

姚氏際恆曰上云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此云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郊社並爲國之大典如其說則爲貨利而已矣謬甚鄭氏釋貨爲金玉之屬本是孔氏

以其義之未允增入五穀不知食貨有別洪範八政分食與貨爲二也

姜氏兆錫曰此又因推其功效之所本也極盡服行正定也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而無咎徵也貨極謂百昌茂萬寶成而無遺利也孝慈服而天下之父子定正法則而天下之上下辨聖王精禋感格其效如此豈有他哉故由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屬義之修明者精而禮之藏蓄者裕也舊解參用徐說藏字讀才浪反謂禮之府藏也但此與義修不相足而自字亦無著且亦非上文相承之意也按末二句申上

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之意禮達其用也無爲守正其本也此數者之效自君心守正而義明禮備致然也義必有宜故言修義修卽禮也禮必有體故言藏禮藏卽義也此聖王體用一原之道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惟祀五行之常而布時政故法則可正若門行戶竈其祀甚卑不應于此正法則也

李氏光坡曰聖人作則則政治矣此言天人和同則君安矣以盡上文治政君安之義

是故夫禮必本于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大音泰

吳氏澄曰官于天天字該大一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五者而言

徐氏師曾曰天指天地以下四者而言大一則四者之源也三才未判萬物未生一而已矣而禮之原實在此自大一分之上者爲天下者爲地高卑定矣其轉也靜者爲陰動者爲陽慘舒異矣其變爲四時有錯行之運其列爲鬼神有生成之功大一之妙如此聖人窮神知化默識心通由是制禮而降之謂之命令貴賤上下法天地之高卑吉凶刑賞法陰陽之舒慘歲月久近法四時之變報本反始法鬼神之列何

莫非本于大一者哉

姚氏際恆曰大本莊子大一形虛及主之以大一
又荀子以歸大一呂覽強爲之名謂之大一又太一
星名丹元子作太乙又易名太一乾鑿度有太乙下
九宮法又作數名有君基太乙五福太乙諸名皆道
家及識數之學也分而爲天地卽老子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甯之說列而爲鬼神卽老子神得一以靈
之說官于天亦本莊子

朱氏軾曰大一卽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千
變萬化皆從此出其降于人曰命命者性也命之者

天也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通節俱言大一下節方言先王本此爲禮以教人

姜氏兆錫曰此下三節爲第八段又承上總其始終而言以見聖作之達天地而順人情也大一猶言太極極大曰太未分曰一蓋太極函三爲一之理也官猶職也若言分定故也分爲天地則有高卑貴賤之形轉爲陰陽則有動靜剛柔之象變爲四時則有生長斂藏之機列爲鬼神則有幽明始終之義凡聖人制禮本此以下其命令者是皆職于天而所性而具者也 石梁王氏曰其官于天也一句結上文愚按

家語云其官於天也協于分義其居於人也曰養以二語拈兩節大意詞要而不煩當以家語爲正

方氏苞曰天以健順之理降于人而爲命人秉之而爲性以爲形氣之主宰是卽其受于天之職分故曰官于天凡人紀之不能修五事之失其則皆自消于物而曠其官獲罪于天者也

李氏光坡曰大一卽太極也無加曰極無對曰一天地者其廣大也陰陽者吉凶異道也四時者變而從宜也鬼神者郊社廟祀也崇卑曰分生曰轉因時曰變昭著不掩者曰列熊氏云分轉變列皆本于大一

可見先王之禮降下于人而謂之命令使人遵守者
乃主宰于天也豈私意爲之乎此禮之體也

夫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于分
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
射御朝聘

徐氏師曾曰行之以貨財爲資筋力爲用辭讓爲實
飲食爲具四者禮之緯也冠以責成人昏以著代喪
以送終祭以追遠射以觀德御以執役朝以相見聘
以通問八者禮之經也

任氏翔曰藏身所以安身居人所以安民

姚氏際恆曰上云禮必本于大一分而爲天地此又云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皆空泛不實游移無定之語所謂強納以禮者也

朱氏軾曰禮行而萬物各得其宜猶陰陽變化之效能於天地也故曰協于分藝居者居于心也義理也天下止此當然不易之禮率而行之而家國天下無不各得是卽人心之大一也

陸氏奎勳曰据王氏說家語亦作養不必從鄭氏改義

姜氏兆錫曰此亦前本于天穀于地各條之意也動

而之地卽穀地也列而之事卽本事也變而從時卽
四時以爲柄也分卽月以爲量也藝卽功有藝也居
人卽在人也養爲義者言禮制之作皆人事當然之
義也養如字讀者言禮以養人之德也厯推禮之爲
禮如此而其在人也必養之以義其行之也必以貨
財之用筋力之勞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以周徹于冠
昏以下八者之中則養之旣久義精仁熟而凡天地
陰陽四時鬼神之理一以貫之矣家語變而從時以
上其行之以下各十八字並無

方氏苞曰天命混然萬理皆備而不見其形聖人本

天以治政使民震動恪恭以從事者莫大于通山澤之氣辨種植之宜卽上文所稱列地利也故曰動而之地由是四民之術業以決而分布百官之職事以次而頒上下內外之典禮以次而詳卽上文所謂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故曰列而之事也而因革損益必隨時以通其變故其事旣列之後又必變而從時焉隨時而變損益無常註謂卽四時以爲柄未安

李氏光坡曰此言人之用禮也夫天專言之則道本于天者根于天理也禮卑如地履踐宜謹細故曰動

而之地也列而之事者吉則列陽之事凶則列陰之事也變而從時如朝覲因時而舉祀享烝嘗隨時而行者分藝分限管業也地利者社之分藝仁義者祖廟之分藝殺以降命卽協于分藝也居人曰養治之使生養遂也冠昏八者禮之宜然而行之必有貨財之資筋力之強辭讓之節飲食之品皆非有養不可所謂物畜然後有禮也上文聖人以天地爲本至五行爲質此文承之反覆申明以起禮爲人之大端以見禮義爲器之至急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壞音怪喪去聲

吳氏澄曰人身膚最外肌次之筋次之骸最內以肌膚會膚以筋束骸四者之聚爲身有禮義則凡講說皆信實之言凡修爲皆睦婣之行形體皆莊重堅固而不怠惰放肆也其於人倫則生事葬祭孝敬追慕亦惟此禮義爲大端緒也人情之動有愛惡哀樂喜懼之情以禮義治之則發皆中節無所乖戾所謂順也情極其順則不違天所與我之性而上達于天道矣

三言所以先敬身中明倫終盡性至命三者皆禮義之功惟聖人能知禮之不可不爲而不已于爲也壞亂之國喪敗之家亡身之人惟不知禮而去之故至此又曰順人情三字爲此條之體要自此至終篇皆演順字之義

徐氏師曾曰上大端猶言根本節目之大者下大端則其中之事也此言禮義關人之成敗講信修睦以待人固會束以正已二者必以禮義否則僞妄不誠安肆日偷矣明則養生送死幽則祭祀鬼神二者亦以禮義否則生死不安鬼神不享矣達天道而惇庸

之順人情而節文之二者亦以禮義否則昧天道拂人情矣所謂人之大端如此唯聖人聰明睿知能知其爲端而不可已故待人正已事幽明通天人各得其宜而致藏身之固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以先去其禮之故耳

姚氏際恆曰祇緣見禮在外故以爲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已

姜氏兆錫曰肌膚筋骸初非不固然無禮義則惰慢之意傾側之容有不自知其然者故必以此固之也寶穴也背禮義則窒而逆由禮義則達而順亦若寶

然聖人所以知禮之不可已者凡以物我幽明上下
皆禮爲之綱紀也故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
皆以先去其禮耳豈有他哉

故禮之于人也猶酒之有麴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黃氏乾行曰人品不同大約有此四等不已于禮者
聖人也厚于禮者君子也薄于禮者小人也去禮者
下愚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五節爲第九段又禮者順人情而
言以見學禮者當循序致精以達于順也麴麴也人
以禮成德如酒以麴成味厚于禮爲君子薄于禮爲

小人亦如酒之有醇醨也

方氏苞曰禮本于天性附於人倫雖小人不能盡去也惟薄而已若盡去之則亂國敗家亡身之人也

李氏光坡曰此二節明禮義以爲器也

任氏啟運曰人之會束本無不固而習于怠肆自不覺筋弛而骨縱故曰君子莊敬日強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吳氏澄曰凡日用常行如曲禮少儀內則使之習行

持守防檢其情則情不煩熾猶以耒耜開墾其田使
不荒既習行其事又必敷陳其義使明于當然者之
所以然則通曉理趣而善端強長猶開墾之後種以
嘉禾漸漸生長萌芽也已通曉其義又必博考前言
往行審問愼思分辨是非不惑于非義之義猶苗生
之後耨去其草而獨存其苗也禮耕義種學耨其事
非一而本在一心及其久也理之萬殊聚于一而心
德渾全矣是之謂仁然由利仁欲造安仁之域非用
力所可到惟當涵養以俟其自化惟樂以養人性情
變人氣質有不自知其至于安者

陳氏澂曰講學以耨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所以得一本萬殊之理本仁以聚約而會之于至一之理所以造萬殊一本之妙本仁聚之利仁之事播樂安之安仁之事禮耕義種入德之功學之始條理也仁聚樂安成德之效學之終條理也講學居中以貫通前後自始至終於仁義禮樂無不講及其成也則禮義之功著于前仁義之效著于後

姚氏際恆曰前云禮也者君之大柄此又云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可見皆是游移無定之言又前云以四時爲柄

朱氏軾曰田之所重莫如種匪種何耕匪種何耨聚者聚此也安者安此也以喻人情則必有根本之義以爲之本而後深造自得漸至于渾全純熟之域然非防外無以植內非閑邪無以存誠則修理講學又治心之先資也

姜氏兆錫曰劉氏曰修者講明之也柄猶操也人能不失乎義之操持禮之秩序則其情發皆中節而可以治人情矣故聖王務之也禮者人情之防範故治人以爲先務如治田之必先耕以耒耜也義者人情之裁制隨事制宜而措之如其隨土宜而種嘉穀也

然或物欲蔽之而私意萌焉則如草之害苗矣故必講學明理以去其非如耨之去草養苗也而有必本乎仁者蓋博而求之不一之善既見一本之萬殊而約而會于至一之理乃造萬殊之一本此則萬理會而心德全如穀之熟而穫也然或猶利仁而未能安也又必咏歌舞蹈以陶養其德性消融其渣滓夫乃和順于道德而造乎從容之域矣此則如食而饜飫也故承上修禮義以治人情者而推言之陳註曰此五者聖王修道之教始終條理如此而講學居中以貫前後蓋禮耕義種入德之功學之始條理也仁聚

樂安成德之效學之終條理也自始至終其于仁義禮樂學無不講至其漸而成也則禮義之功著于先而仁樂之效見于後焉

方氏苞曰耕則有疆畔行列禮立則物有所紀以禮開人心之蒙塞猶耕以墾土而發其膏脈也義者節文之根柢修禮而不陳其義則失其本而禮之爲虛矣禮義皆本于仁講學而辨之明然後知所謂禮者皆吾本心所不忍越所謂義者皆吾本心所不忍悖則有以觀禮義之會通而心之德日以凝固矣
任氏起運曰此言治人之情陳說率配俱未當也蓋

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便是學耨有睢麟之義便是本仁象勺之舞飲射之歌使之咏歌以養性情舞蹈以養血脈便是樂安

李氏光坡曰其治目之詳則上文之修十義講信修睦尙慈讓去爭奪之事也修舉其節文使人習而守之則情不動熾猶以耒耜耕田使不蕪穢也開陳其義使人心知正路由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如降之嘉種而非稂莠也設爲序學以教之與之講去其非而趨是猶農之耨以去草存苗也人人具此生理漸之摩之使淪肌浹髓各復其性如五穀之生意

充足故曰本仁以聚之詠歌舞蹈使食味別聲被色之倫蕩滌其欲惡之邪心而涵泳于太和是播樂以安之也凡此數句文承治人情之後當求其意義之合而陳氏所引劉氏解虛張彰說不顧其承似失之也自此至民無凶飢妖孽之疾皆人情以爲田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陳氏澹曰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于義而當爲者雖先王未之有此禮可酌于義而創爲之

姚氏際恆曰孔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此云禮也者義之實也則是禮以爲質義以行之矣與孔子說正相反且云禮爲義之實則義爲禮之文乎禮器云義理禮之文也辨見本篇又孟子以禮爲義之節文而此以禮爲義之實與孟子說亦相反此皆告子義外之旨故與聖賢之說乖反如此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此又與上所言之旨違既是禮爲義之實義爲禮之文何得又謂禮協諸義而協未有者可以義起乎此正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之說矣惟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所以禮協諸

義而協未有者可以義起也其自相乖反又如此
方氏苞曰義虛縣而無所麗著于事物而禮生焉故
曰禮也者義之實也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于藝講于仁得之者強

陳氏澔曰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于外者以義
爲分限之宜心之發于內者以義爲品節之制協合
其事理之宜也講于仁商度其愛心之親疏厚薄而
協合于行事大小輕重之宜一以義爲之裁制焉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強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吳氏澄曰譬之木然各有枝節爲義其一根本爲仁故曰仁者義之本順乎天理畧無違逆中節之和也由全體之中發而爲中節之和全體之中仁也大用之和順也故仁爲順之體天爵之尊眾善之長故得仁者尊

陳氏澣曰上文言禮者義之實此言仁者義之本實以散體言本以全體言猶之木焉從根至枝葉皆生意此全體之仁從一本至千枝萬葉先後大小各有其宜各有其序其宜者義其各有序則散體之禮也姜氏兆錫曰實者定制也協合也義協而禮起所謂

三王不相襲禮也藝以事言分分限也仁以心言節
節制也強者強立而不反也尊者所謂天之尊爵也
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其合于義而合者雖未
有此禮可以義而創爲也此言禮與義之相表裏也
事見于外其分以義而宜心發于內其節以義爲制
故得義以協合而講求之則強立也此言義與藝與
仁之相表裏也仁者本心之全德而心之制爲義心
之和爲順故義以爲本順卽其體而得之爲能長人
也此言仁與義之相表裏而又以見順之有由來也
陳註曰禮爲義之實以散體言仁爲義之本以全

體言張子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
猶之木焉從根本至枝葉皆此生意此全體之仁也
自一本至于枝萬葉先後大小遞有次第此散體之
禮也凡此一枝一葉隨時榮悴各得其宜則義也

李氏光坡曰義以節仁耳仁則義之本也生理周流
順之體也得之于己是天爵之貴何尊如之因上文
禮義仁所以治人情之始中終而推本言之若講學
不過使之知斯而弗去播樂不過使之樂斯而暢茂
條達耳非有加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于義猶耕而

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而弗肥也

吳氏澄曰此反解上文而以順爲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情合之以仁謂合聚眾理於一心仁而未能安是猶與仁爲二也成于樂而安于仁則與仁爲一矣仁者體之全于內順者用之達于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內腹雖充而外體未肥故必達于順而後爲禮義治情之極功也

陳氏澂曰此反譬以申前意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

缺如此

姚氏際恆曰禮義學仁樂順六者不相交粘禮樂一例仁義一例今日從禮爲義從義爲學從學爲仁從仁爲順可通乎又學是總名可括禮樂仁義不得間于其中順字尤無意義悉欠達

姜氏兆錫曰此反臂以申上文而因以達于順者推之也前言仁爲順之體則一舉仁而體信達順之本具是矣此合以仁安以樂之後而又謂不達于順猶食而弗肥者蓋以上蘊諸內而以下驗乎外故其言如此詳見下文

方氏苞曰以治教言之文武勤周永清大定而未遑制作使天下斟酌飽滿以飭厥性猶獲而弗食也周公制禮作樂師保萬民而未至于成康刑措之時猶未能萬事順叙百嘉暢遂猶食而弗肥也以學修言之則知止誠意而戒懼慎獨以體認之猶獲而食戒懼慎獨以至于心廣體胖猶食而肥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

順

劉氏彝曰至此則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外內之道故謂之大順大順則無爲而治矣

陳氏澔曰播樂安之以前皆成己之功大學明明德之事達之于順以後方是成物之功大學新民之事徐氏師曾曰故聖王至此六節又因治情而申言之姜氏兆錫曰德以爲車守之固也樂爲御動之和也禮相與朝聘以時也法相序靖其爾位也信相考言忠信行篤敬也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也肥者充盛之意以身爲譬而遞及于家國天下至此乃聖

學合內外之道修齊治平之驗而大順成矣

方氏苞曰小臣以廉自守足矣大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廉不足以盡之德裕于身乃可載物故以爲車有聲教而德之流行以遠故以爲御

李氏光坡曰至此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義修矣講信修睦人利普矣爭奪相殺人害去矣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嗚呼盛哉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

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熊氏安生曰此據天下萬事有大有細有深有通有連有動又皆明禮順則並得其宜

劉氏彝曰生者不失其養死者不失其禮亡者不失其祀化起于一家而周徧乎四海有條而莫之紊也不曰大積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哉深而通言教之治而至於化深以盡其性通以正其情也茂而有間言德茂乎躬而用之有尊卑之差親疎之間也連而不相及人人各盡其性上下各異其儀也動而不相害作于禮者必歸于義也

吳氏澄曰養生送死事鬼神人道之始終備矣若以其禮不悖於道是之謂常常則順反常則非順故大順者人道之常

方氏苞曰並行而不繆與動而不相害語近而異義並行而不繆者如曾子問君與父同時而喪未殯旣殯不敢歸于家與反君所各有高節而不相戾也動而不相害如庶子壓於父爲母無服然居處飲食猶三年則無害于仁違諸侯適大夫不反服違大夫適諸侯不反服而無害于義于禮之常經雖有變動而不相害也茂而有間與連而不相及語近而異義茂

而有間如祭禮獻酬交錯可謂密矣然事以遞代而成各有間可暫息連而不相及如前喪遇後喪其服之變除色特祭之前後事雖連而不相及也

李氏光坡曰大積總至而積疊也死屈結不通也細行條分縷析之行也幽深者勢易隔而行之通達茂密者勢易雜而剖之分明此所以大積而不苑也連而不相及故並行而不繆也動而不相害故細行尙不失也此皆大臣不倍小臣不竊法有常而禮有列士事其事之所致也夫政不正則君位危故明于順然後能守危也因于大順之後追結以明之

終補言身說 卷四十一
故明于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徐氏師曾曰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宜儉者不可豐宜隆者不可殺凡此禮制之順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驕縱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

姜氏兆錫曰自故事大積而不苑至終篇三節爲第十段皆發明六順之實以極其效也凡事大積則必苑滯並行則必謬舛細行則必失差深官則造之難通茂密則入之無間兩物連接則相干及萬物爭動則相患害此所以難順而至于危也承上文言道至

大順而天下各得其理如此然後守危而無所於患
故下文遂指其實而明之不同者等應辨也不豐者
節應殺也不減者文應隆也持循者節其肆縱合危
者平其散亂也

方氏苞曰禮有豐有殺是禮之不同也然非豐也非
殺也惟其稱爾禮達而分定則當其常可以持循而
不至于驕盈當其變可以合危而自固以分義上謂
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正合危之事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
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

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熊氏安生曰天不愛道百神受職也地不愛寶百貨可極也人不愛情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也三才協應諸瑞駢臻豈無故而然修禮以爲人情防範達義使民宜之體信自治其情反身而誠達順卽達天下之情而家國天下無不肥也

吳氏澄曰上順之至舉一世而言此所以順本于禮義治人情之君師而言

姚氏際恆曰此純乎讖緯之言据鄭註器謂銀甕丹甌出援神契据孔疏山出器車出禮緯斗威儀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極出中候握河紀堯時河圖龍銜亦文綠色

註云龍而形象馬故云馬圖

及鳳皇巢阿閣鳥獸

之卵胎皆可俯而闕本莊子至德之世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

姜氏兆錫曰順讀順而達之弗敝謂不以徙而困敝也水必時如獺祭魚然後入澤梁及春獻鼈蜃秋獻

龜魚之類火必時如季春出火季秋內火及春取榆
柳夏取棗杏之類金如礦人以時取金玉錫石及季
秋審五庫之類量之類木如季冬斬陽木仲夏斬陰
木之類飲食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之類必當
者男女必因其年爵位必稱其德必順者民力不奪
其時以天災曰水旱以民困曰凶飢昆蟲謂蠹螭螽
蜎妖孽謂怪變惑溺疾猶患也承上厯言其達于順
者至此故能感召太和災沴不生而遂備有下文之
驗道卽道並行而不相悖之道寶卽萬寶告成之寶
情卽民莫敢不用情之情膏露謂露凝如膏醴泉謂

泉甘如醴器車未詳舊說器如銀甕丹甌之類及張
掖柳谷之石有八卦黃琬之象是也車如山車垂釣
之屬自有輪轅之象是也馬圖伏羲時龍馬負圖是
也麟鳳龜龍如麟游于囿鳳巢于閣神龜負書於洛
之類卵胎可俯而閱猶莊子至德之世鳥雀之巢可
攀援而窺也修禮達義者修禮以治而達之天下無
不宜也體信達順者反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
也功至此極此非順之實而何哉故推此以結全篇
之意而其爲大同之象不得以小康名也亦可見矣
君子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朱子曰信是實理順自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于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愚按此段第二節爲聖治之實政猶上段第二節爲聖學之實功也蓋上段之末推言身與家國天下之無不順者自治人而言此段之首厯言凡事之無不順者自治事而言而第二節不同不豐不殺之屬乃事之所以治合男女頒爵位必爲此者是亦聖人矣讀者詳之書所謂府修事和與三德爲大夫六德爲諸侯者而其下之所驗則亦所謂被四

表格上下而地平天成之極軌也學者不由實學以推實政則體信達順之道不著卽其驗亦且流于禎符典引而讖緯之學起矣嗚呼可不愼哉

任氏啟運曰修禮達順絜承上章達義體信直應首章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蓋信非他卽所謂仁者義之本順之體也不仁則禮無其實矣

李氏光坡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之等禮之不得同也謂之僭謂之脅之等是應少不可求多也天子有田諸侯有國大夫有采之等是應少不可求多也聖王所以順者廣此順于天下也山者不使居川

不使渚者居中原亦不必其同也用水火金木以資
人之飲食必時合男女必當年頒爵位必當德曰時
曰當亦不豐也不殺也夫由飲食男女稽之人情本
之天道聖人作則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其成效
極致不過使飲食男女各當其分各得其欲各去其
惡而已切近精實二帝行此大公無我神而化之是
謂大同三王謹此禮義爲紀不愆不忘謂之小康皆
可志而逮也老氏緯書何嘗有一言近似若漢儒能
爲此者是亦聖人矣讀者詳之

浙江書局重刊

郭學欒校

孫祖燕校

張景雲校